

宋元學案

冊
三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鄉氏芮氏門人

喻民獻

喻侃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喻南強

吳深

子
邃

孫
思齊

附從父天澤

黃景昌

方鳳

子
樗

黃潛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生學案

柳貫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案

黃景昌 見上

全歸門人

謝翱 吳貴

父鑰 並全歸講友

黃景昌 見上

全歸門人

林慥

陳頤

錢廓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檜

陳猛

金瀟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碩

孫貫

章湜

章濤

章渭

章海

樓應元

父氏範

胡括

章椿

章與

章允

周擴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厲仲方

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
龍川同調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茂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圖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

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答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睥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閒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閒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閒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

度曰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閒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閒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閒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曰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

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卽如以下

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

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

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而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于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

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鉅釘轉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入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

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驚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某大槪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

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旣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